

“《资本论》哲学的当代阐释”研究专题

编者按:《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著作,也是蕴含着丰富思想的哲学著作。自《资本论》第一卷(1867)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150多个年头。在时代发展的今天,如何结合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变化,准确定位《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深入挖掘《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不断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已凸显为当今时代不可回避的一项重大课题。基于此,本刊集中编发了这组专题研究论文。白刚教授从“纯粹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三重维度,系统梳理了《资本论》哲学解读模式的演变及其历史贡献,并基于当代语境,提出了重新阐释《资本论》哲学的当代路径。高广旭副教授围绕资本批判与道德批判之关系纷争,深入挖掘了《资本论》的道德批判哲学,有效澄清了当代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道德、伦理和正义理论的误解。梅岚、吕增奎副研究员在梳理和反思当前国内外学界关于“物象化”“物化”等问题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章”的原始文本解读,从新的维度重新诠释了马克思“物”的概念的哲学内涵,为当前国内学界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资本论》哲学的三大解读^{*}

白 刚

摘要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全书”,《资本论》自问世以来,人们对其哲学思想的解读主要有“纯粹哲学”“经济哲学”和“政治哲学”这三大进路。但这并不意味《资本论》有三种“哲学”,而是一种哲学的三种表现。“纯粹哲学解读”强调《资本论》是“大写字母的逻辑学”,侧重的是《资本论》的“逻辑基础”;“经济哲学解读”强调《资本论》是“批判的实证主义”,侧重的是《资本论》的“现实内容”;而“政治哲学解读”强调《资本论》是“关于拜物教的革命性理论”,侧重的是《资本论》的“价值规范”。《资本论》不仅是“运用”而且是“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唯有从哲学的高度,才能把握《资本论》作为“艺术的整体”并获得其完全的意义。

关键词 《资本论》;纯粹哲学解读;经济哲学解读;政治哲学解读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8)08-0046-07

DOI: 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8.08.006

作者简介 白刚,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长春 130012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倾其一生的伟大著作,后人对其有诸多种不同解读。法国的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时,就区分了作为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阅读《资本论》的模式。^①英国弗朗西斯·惠恩在《马克思〈资本论〉传》中,则总结和概括了人们把《资本论》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通俗剧、大部头的哥特式小说、希腊悲剧、一

个黑色滑稽剧以及一个反讽的乌托邦来解读的“五重意蕴”。^②由此可见,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好像没有一本书像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享有如此之多的“冠名”而同时遭受如此之多的“歧义”。实际上,按马克思自己的理解,不论《资本论》有什么缺点,它却有一个长处,即它是一个“艺术的整体”。^③《资本论》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艺术的整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唯物辩证法的重大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16ZDA24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本与自由: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14BZX021)的阶段性成果。

体”,不在于它是“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或其他什么著作,而在于它是一部“哲学”著作,《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全书”。正是因为“哲学”,《资本论》才成了一个“艺术的整体”。但到底应该如何挖掘和阐释《资本论》的“哲学”?这成了《资本论》出版以来,学者们一直关注和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概括说来,从《资本论》问世到今天,学者们对其“哲学”的解读主要有三大进路。

一、“纯粹哲学”解读《资本论》是“大写字母的逻辑学”

在《资本论》问世之后,把它当作哲学著作来解读,是比较流行的。此种解读的核心观点是:《资本论》就是马克思“大写字母的逻辑学”,是一部意义重大的“哲学”著作。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在阅读《资本论》第一卷后就写信给马克思说:“从您的著作的字里行间我体会到,您精湛的经济学的前提是深邃的哲学。”^④狄慈根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所做的分析同他的哲学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后来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也认为,只有在《资本论》中才可以读到马克思的真正哲学。^⑤而这一“真正哲学”的意义,主要表现为《资本论》对黑格尔作为“神秘外壳”的思辨哲学的重新倒立和具体的经济学应用。作为青年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先行者和同路人”(张一兵语)、并在实践和货币理论方面影响马克思的赫斯,在《资本论》出版后立即进行了研读,认为“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表现为一个根深蒂固的黑格尔派。马克思的著作深受黑格尔哲学恶性遗传之苦……因为他把一切都推向了抽象逻辑学的顶端,或者像费尔巴哈提到黑格尔的哲学时所说的:把一切都头足倒置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在这里只不过是用黑格尔范畴铸成的形式。”^⑥可以说,赫斯完全是戴着黑格尔哲学的眼睛来阅读《资本论》的。列宁虽然不是戴着黑格尔的眼镜,却是站在黑格尔哲学的地基上,看到了《资本论》背后隐含的黑格尔哲学的逻辑构架: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大写字母的”逻辑,但他遗留下了

“《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列宁强调,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在《资本论》中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并且向前推进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⑦在此基础上,列宁认为,从《资本论》中可以抽出一个完整的黑格尔式的辩证逻辑范畴体系,并强调“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⑧而列宁之所以有如此论断,一方面是由于他站在黑格尔哲学的地基之上,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马克思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并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章关于价值理论中,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这也就难怪拉萨尔会说马克思是“变成黑格尔的李嘉图”了。

受以列宁为代表的黑格尔式解读的影响,日本学者内田弘也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内在关联来解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相当于《逻辑学》的“概念论”,“货币章”对应于“存在论”,“资本章”对应于“本质论”。^⑨英国新辩证法学派的阿瑟同样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第1章与黑格尔的《逻辑学》具有高度的内在关联:从商品交换到价值的运动可类比于黑格尔的“存在论”,货币和商品的二重化可类比于“本质论”,作为实现于劳动和工业中的“绝对形式”的资本具有黑格尔“概念”的全部特征。^⑩在新辩证法学派解读的基础上,北京大学的赵敦华教授也对《资本论》和《逻辑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互文性解读”:《资本论》第1章论述“商品形式”,第2—3章论述“货币形式”和“价值形式”,第4—5章论述的“资本形式”或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与《逻辑学》“存在论”和“本质论”的范畴形式具有互文性。^⑪以上这些国内外学者对《资本论》的“黑格尔式”讨论和解读,无疑有助于体现和拓展《资本论》的哲学空间,但学者们过分拘泥于《资本论》的第1章(虽然赵敦华教授扩大到了前5章),以及过分拘泥于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对应”关系,将会遮蔽或窄化《资本论》更

为深刻和更为丰富的哲学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明确指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初次接触和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借助的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不是《逻辑学》,即便是后来在撰写《资本论》时,马克思也强调黑格尔的《逻辑学》只是起了“加工材料”的作用^⑫,而《精神现象学》——“研究精神的自我显现过程”,才是马克思借以“解剖”政治经济学的“武器”。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具体的精神现象学”,即研究资本的自我显现过程的资本现象学。

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对《资本论》进行“哲学”解读,而在于如何“哲学地”解读。与康德、黑格尔等职业哲学家以及与《纯粹理性批判》《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等经典哲学著作不同,马克思从来就不是职业哲学家,《资本论》也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但《资本论》又实实在在地具有自身独特的哲学。对于《资本论》的独特“哲学”,海德格尔曾强调马克思比现今哲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懂得资本主义世界的“双重现实”——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⑬这才是《资本论》哲学的实质和独特之处,即揭示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中作为雇佣劳动者的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结构(规律)以及突破和超越这一结构(规律)的可能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才高度肯定《资本论》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在体会到异化时深入到历史的本质中去了;列宁才强调《资本论》的出版使唯物主义历史观变成了科学证明了的原理。在此意义上,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认为《资本论》就是一种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强调《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华中科技大学邓晓芒教授则认为《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存在与时间”,南开大学的王南湜教授更是对《资本论》及其辩证法进行了一种近康德的“历史化的先验逻辑”阐释。

从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说,马克思没有“政治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政治

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实现了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这“三大批判”的统一。《资本论》既是马克思的《纯粹理性批判》,也是他的《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还是他的《存在与时间》,所以《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全书》。正是借助于《资本论》的“哲学”,马克思才既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也超越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更超越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也正是由于“哲学”,《资本论》早于《存在与时间》完成了“现象学”和“存在论”的革命。

二、“经济哲学”解读《资本论》是“批判的实证主义”

与重视《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关系的纯粹哲学解读不同的,是以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解读。这一解读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经济决定论,而《资本论》只是经济决定论的注脚,与哲学特别是辩证法无关。如德国的伯恩施坦就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最大的欺人之处在于,它从来不是完全错误的。它偷看真理,正像鬼火偷看亮光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不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作出的,而是由于不管它才作出的。”^⑭这一解读虽然强调了《资本论》的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传统,但却忽视或否定了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其辩证法的影响。这一解读明确强调《资本论》是“经济学的革命”而不是“哲学的革命”,认为马克思是“最杰出的国民经济学家”,《资本论》是一部理解了全部经济科学的著作,体现了经济科学领域中的一次革命。甚至认为《资本论》的出版,对于经济学科学来说,是一件可以同18世纪哲学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出版相提并论的事。^⑮《资本论》就是经济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在此意义上,如果说《纯粹理性批判》是一部“精神的解剖学”(海涅语),那么《资本论》就是一部“资本的解剖学”。在此基础上,国外学者卡普拉就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家发出的是“同一种声音”,尽管他为这一谱系添加了独特的分析的、历史的和政治的维度。^⑯由此可见,经济决定论的解读完全是

站在旧唯物主义和实证经济学的立场和视野来看待和理解《资本论》的,把《资本论》完全看作是实证经济学的同盟军。实际上,要是没有或脱离了“哲学”,《资本论》就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了,《资本论》就会成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甚至是庸俗经济学相一致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同样,要是没有“哲学”,《资本论》的“经济学革命”也是不彻底的或半截子的。为此,比利时的孟德尔才强调:正是由于哲学(辩证法),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任何后来的或当时的经济分析著作比起来像是一个巨人。^⑯而詹姆逊更是认为:“砍掉对价值理论的阐述,《资本论》就会变成一篇平庸的经济学论文,不会比它毁灭性地进行分析与批判的普通政治经济学著作高明多少。”^⑰

这种对《资本论》作“经济决定论”的解读,虽然决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却与对恩格斯的一些论断的片面理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恩格斯曾指出: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以及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即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即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⑯由此,经济决定论者就以此为“尚方宝剑”,坚持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作用,否认《资本论》的哲学和辩证法。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的论述是有所特指的,即强调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实事实中发现出来”。^⑯恩格斯强调的不是不要头脑(哲学),而是不要单纯从头脑(哲学)出发不顾现实而自我演绎和主观臆断。后来以卢卡奇为鼻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从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入手,重新重视和挖掘了《资本论》的哲学和辩证法。

因此,我们对《资本论》的解读,需要一种既不同于“纯粹哲学”的解读,也不同于“经济决定论”的解读,而是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的解读——“经济哲学”的解读。此种解读的核心观点是《资本论》是一种“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是“批判的实证主义”。对《资本论》进行“经

济哲学”解读,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国内一些学者们都有着比较充分的理论自觉。如科西克就认为“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不只是马克思著作的又一个局部方面,相反,它为接近《资本论》的本质与特性提供了途径。”^⑲也就是说,科西克是明确主张从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经济哲学”的意义上理解《资本论》的本质与特性的,而他自己也是如此解读马克思和《资本论》的,所以科西克称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是不同于黑格尔“抽象的辩证法”的“具体的辩证法”。在此意义上,美国的胡克则指出《资本论》的经济学说,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价值、价格和利润这些“神秘东西”的产物,所以《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它既不包含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宿命论,也不包含有经济意义上的宿命论。^⑲在胡克这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的《资本论》,表达的就是一种超越“经济决定论”的“经济哲学”。实际上,与古典哲学相比,古典经济学缺少了从整体把握世界的辩证法;与古典经济学相比,古典哲学缺乏实证的经济分析。正是把哲学和经济学相统一的《资本论》之“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既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了资本主义,又从整体上批判和否定了资本主义。《资本论》的哲学绝不是纯粹的先验哲学,如果缺少了对资本主义进行“动态的经济分析”,那么《资本论》的哲学依然像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一样是“先验图式的”。^⑳《资本论》的经济学也绝不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而是对资本主义之经济运行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揭示和批判。对此,詹姆逊强调《资本论》的长处在于:它批评了早期著作中更概括的哲学抽象,并用这种更直接的批判性描述代替了传统的对马克思早期手稿中的所谓黑格尔主义的抱怨。^㉑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哲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与哲学有机体统一的“经济哲学”了:它既实现了“解先验化”——超越了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又完成了“去经验化”——超越了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作为“经济哲学”,《资本论》就是“批判的实证主义”。

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突破

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单纯经济学解读,尝试从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经济哲学”视野来解读《资本论》。如复旦大学余源培教授认为,《资本论》是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双向建构的结晶,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研究人类社会和人类解放的大思路,从根本上它是一部“经济哲学”著作。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就是在“经济学语境中”阐释《资本论》的“哲学话语”。复旦大学孙承叔教授主要是从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来解读《资本论》及其历史唯物主义。上海财经大学张雄教授明确主张《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追求经济的“政治与哲学的实现”的“经济哲学”。河北大学宫敬才教授强调作为经济哲学的《资本论》就是“劳动人道主义”。南京大学唐正东教授则是从“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中解读《资本论》的经济哲学思想和方法。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对《资本论》的“经济哲学”解读,才真正挖掘和凸显了《资本论》作为“批判的实证主义”的伟大经济学革命的实质。也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恩格斯为什么会说,《资本论》的出版使经济学这门科学“发生了革命”。所以说,正是在“经济哲学”的意义上,《资本论》才成了站在现实大地上稳固地呼吸空气的、不同于以往经济学作品的伟大哲学著作。

三、“政治哲学”解读《资本论》是“关于拜物教的革命性理论”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内政治哲学的兴起,政治哲学几乎成为哲学中的显学。在此基础上,对《资本论》进行“政治哲学解读”,也一时成为一种潮流。此种解读的核心观点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是一种“政治性写作”,是“关于拜物教的革命性理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在经济学的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被看好,他本人也曾被视为“二流的后李嘉图派成员”,但如果转而从政治上来阅读《资本论》,恐怕这种看法就会有所改变。如意大利著名学者奈格里就从政治上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和《资本论》进行了政治哲学解读。在奈格里看来,“政治学”不能被视为

与“经济的”马克思的利益相异的东西而被置于对生产过程的分析的末尾,恰恰相反,在马克思的《大纲》和《资本论》的原文中关于经济现象及其方法论基础的内容,都是为了使“政治因素”成为分析的核心,经济学是服务于政治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如果世界贸易和自由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实现,那么政治学——剩余价值理论追求的目标——就是在此基础上从对阶级关系的分析这一事实中孕育出来的。因此,从商品到货币再到剩余价值,这就是为阶级提供武器的政治学途径。^⑤具体说来,奈格里对《资本论》的“政治性解读”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内含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的政治权力关系,研究内容是揭示剩余价值只可能在阶级斗争中得以保存和增殖,研究目的是为了建构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意识这三个方面。^⑥也就是说,奈格里主张对《资本论》进行“政治式阅读”而不是“经济学阅读”——挖掘出《资本论》经“政治经济学批判”背后的政治逻辑或政治目的。美国学者克莱沃认为,仅仅是对《资本论》的价值的讨论包括对剩余价值的讨论是远远不够的,也主张对《资本论》进行“政治式阅读”:“我们必须明确地阐明价值要素是如何在剩余价值中得以保存和切入的,就像我们必须阐明剩余价值的要素是如何在阶级关系的总体性中得以保存和切入的一样。这就是我在这里所讨论的对《资本论》进行政治式阅读的核心要义。”^⑦在这里,克莱沃主要是强调要在揭示商品等价交换形式掩盖劳资双方不等价交换的阶级斗争语境中开展政治式阅读《资本论》。唯此,才能揭示和把握《资本论》的“核心要义”。作为结构主义者,法国著名学者比岱则是“从元结构向结构的转化”这一理论图谱来诠释自己对《资本论》的政治式解读进路,并提出了对《资本论》进行政治哲学解读的根本目标。在《马克思〈资本论〉探究》一书中,他明确指出“我的目标是写出一种新版本的马克思理论,它的理论基础是被革新过的,它的阐述方式将更具现实性并且能更好地回应当下的政治斗争需求。”^⑧由此可见,比岱的“政治式解读”是想对《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进行“结构化”转换和重新奠

基,以使其更适合当下的“政治斗争”的新需求。在实质上,《资本论》不是经济学理论,而是政治斗争理论。

可以说,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不是致力于阐明如何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而是致力于说明已知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缺点和不足,特别是详尽阐释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矛盾性和暂时性,它完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以“批判的方式”重述了“政治经济学”,因而使“实证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了“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其实质就是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也即“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解答”。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中,《资本论》的话语和理论具有较少的“宿命论”而具有更多的“政治性”——承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就逻辑必然地导致承认剩余价值理论及其所做出的政治结论——关于拜物教的革命性理论。《资本论》的“拜物教批判”创建了一种革命的、救赎的政治,并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因此说,作为“拜物教批判”,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哲学范式”,也即一种取代传统“观念政治论”的“劳动政治论”范式:这种范式既不是向思辨哲学的回归,也绝非某种新实证主义经济学的建立,而是一种拜物教批判的革命性理论,它实现了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劳动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政治经济学”或“财产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在此意义上,这种拜物教批判的革命性理论不是要描述真理,而是要引导一项不知疲倦地揭露资本的真相、经济的真相、法律的真相、国家的真相和历史的真相的工作。^{②9}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以《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命名的这部巨著,其副标题也完全可以命名为“拜物教批判”,甚至也可以命名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法兰西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哥达纲领批判”,而这正是《资本论》作为政治哲学的实质所在。《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为此,德裔美籍著名政治哲学家阿伦特特别指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才是他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科学工作的根底里的东西,甚至直接左右了政治的发展。^{③0}

这实际上是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论证了恩格斯所强调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和《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论断。可以说,正是作为“政治哲学”的《资本论》一问世,马克思成了巨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面貌也焕然一新了。

近些年来,国内一批中青年学者,在关心和研究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同时,也对《资本论》进行了“政治哲学解读”。如吉林大学的张盾教授从哲学史的意义上,认为《资本论》实现了从“先验哲学”到“政治哲学”的转变,并强调《资本论》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财产权批判”。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文喜教授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解读了《资本论》的政治哲学向度。武汉大学的李佃来教授从需要、自由、平等、正义等方面,具体探讨了《资本论》的政治哲学内涵。笔者则认为,作为政治哲学的《资本论》就是“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它实现了从“观念政治论”到“劳动政治论”的“政治哲学转向”;同时,《资本论》也实现了正义理论从“主观主义”到“客观主义”的转向,《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正义论”。中国人民大学的郗戈副教授则从存在论的意义上,强调《资本论》就是“大写的”政治哲学或“元政治哲学”。当代学者对《资本论》的“政治哲学”解读,无疑大大拓展了《资本论》的理论视野和实践张力,推动了《资本论》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

四、简短结语

实际上,不管是对《资本论》的“纯粹哲学解读”“经济哲学解读”还是“政治哲学解读”,侧重的都是挖掘《资本论》的哲学品质。但对《资本论》的哲学解读并不是要退回到康德、黑格尔或海德格尔、罗尔斯,也并不意味着《资本论》有三种“哲学”,而是一种哲学的三种表现。这三种解读进路的共同目的是力图突破对《资本论》哲学的狭义和片面理解,在更大的哲学史、政治思想史和经济学史背景以及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等问题域的交汇中,开辟一条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特别是《资本论》哲学的革命性新道路,从而深化和拓展《资本论》的哲学空间。实际上,这三种“哲学”解读方式并无根本不

同,亦无原则差别,只是侧重点有所区别罢了:“纯粹哲学解读”侧重的是《资本论》的“逻辑基础”,“经济哲学解读”侧重的是《资本论》的“现实内容”,而“政治哲学解读”侧重的是《资本论》的“价值规范”。这三种解读之间也并非井水不犯河水,而是相互支撑、相互拱卫、相互交融的。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就是在三者汇通的意义上来解读《资本论》之哲学的。^⑩说到底,《资本论》不仅是“运用”和“体现”,而且是“建构”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新哲学。同时,《资本论》作为“艺术的整体”,也只有从哲学的高度才能理解和把握它的真实意蕴并获得其完全的意义。当然,我们在对《资本论》进行哲学解读时,也应该避免主观任意或过度诠释,而是应当在文本、思想与现实的交汇和张力中,开辟出一条“回到《资本论》”而走向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哲学之路。唯此,《资本论》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的“圣经”和“助产婆”,才能永葆生机并焕发出新的活力!

注:

- ①⑤[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 ②[英]弗朗西斯·惠恩《马克思〈资本论〉传》,陈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 ③⑭《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6、121页。
- ④⑥⑮转引自[德]马·克莱恩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熊子云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17、520—521。

- 522页。
- ⑦⑧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151页。
 - ⑨[日]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3页。
 - ⑩[英]克里斯多夫·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高飞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8页。
 - ⑪赵敦华《〈资本论〉和〈逻辑学〉的互文性解读》,《哲学研究》2017年第7期。
 - ⑫[法]费迪耶等《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 ⑬[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6—88页。
 - ⑯[美]卡弗《政治性写作:后现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形象》,张秀琴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 ⑰[比]欧内斯特·孟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仇启华、杜章智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 ⑱⑲[美]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64页。
 - ⑲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7、547页。
 - ㉑[捷克]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刘玉贤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页。
 - ㉒[美]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 ㉓[英]柯亨《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霍政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 ㉔㉕[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 ㉖㉗㉘唐正东《深化中国〈资本论〉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哲学动态》2017年第8期。
 - ㉙[法]丹尼尔·本赛德《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李纬文译,红旗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页。
 - ㉚[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
 - ㉛仰海峰《〈资本论〉的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责任编辑:金宁)

Three Interpretations of Philosophy of *Das Kapital*

Bai Gang

Abstract: People have interpreted it from three major approaches of “pure philosophy”, “economic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since *Das Kapital* which is regard as Marx’s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came o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Das Kapital* has three kinds of “philosophy”, but three manifestations of a philosophy of *Das Kapital*. “Pur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emphasizes that *Das Kapital* is “the logic of capital letters” which focuses on the “logical basis”; “Economic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emphasizes that *Das Kapital* is the “critical positivism” which focuses on the “real content”;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emphasizes that *Das Kapital* is a “revolutionary theory of fetishism” which focuses on the “value specification”. *Das Kapital* is not only “applying” but also “constructing” Marx’s new philosophy, and we grasp *Das Kapital* as “the whole of art” and gain its full meaning only from the height of philosophy.

Key words: *Das Kapital*; pur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economic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